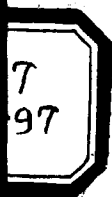


汉语知识讲话 HANYU ZHISHI JIANGHUA

方音辨正

张为纲 著



汉语知识讲话

方音辨正

张为纲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汉语知识讲话

方音辨正

张为纲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625 字数 80,000

1985 年 9 月第 1 版 198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4,700 本

统一书号: 7150·3379 定价: 0.56 元

出版说明

我社的前身新知识出版社曾于1956~1957年出版了《汉语知识讲话》丛书。这套书在语文工作者和中学语文教师中间起过较好的作用。近年来，读者经常来信要求修订重版。鉴于读者学习现代汉语的迫切需要，我社决定重印这套书。

《汉语知识讲话》的特点是：说理较透，例句丰富，分册较细，选购方便。这次重版，将继续保持这个特点，仍以中学语文教师为主要读者对象，尽量保留原有选题（语法部分的选题稍有增删）。原书不列修辞，这次补充了一些有关修辞的选题。各册修订工作仍由原作者根据实际情况负责进行，书中适量选用了一些中学语文课本中的材料作为例句。修订后的《讲话》分总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六大部分，全书共有四十本小册子*，1984年第一季度起分批出书，两年内出齐。

需要说明的是，《汉语知识讲话》原来是为配合《汉语》课本而编的，语法部分各分册基本上也是以《汉语》课本所依据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准。目前，中学语文已经不设专门的汉语课，《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正式公布后将替代原来的暂拟

系统。为了便于读者学习参考,《讲话》各部分在修订时,不再考虑与原《汉语》课本相配合的问题。有些分册尽量保持原书的优点,改动较少;有些分册则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部分语法分册依据新的系统作了一些调整,力求适用;对于有些问题,分册作者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看法,好在《讲话》不是教学参考书,这些看法可供读者在学习时参考。

《汉语知识讲话》的修订工作,承各位作者、语言学家给予支持、指导,得以顺利进行,我们谨在这里表示感谢。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七月

* 全书细目见本书封三。

汉语知识讲话

书 目

语 言	濮之珍著
汉 语	彭楚南著
语 音	史存直著
文 字	梁东汉著
词汇、语法、修辞	林裕文著
发音基础知识	李振麟著
声母和韵母	周殿福著
方音辨正	张为纲著
字调和语调	殷焕先著
汉 字	傅东华著
汉字改革	郑林曦著
词是什么	洪笃仁著
普通话词义	何 鹰 著
同义词和反义词	高庆赐著
普通话词汇	张世禄著
词 类	王 力著
名词、动词、形容词	俞 敏著
处所、时间和方位	文 炼著
能愿动词、趋向动词、判断词	洪心衡著
数词和量词	胡 附著
代 词	林祥楣著
副词、介词、连词	郭翼舟著
助词和叹词	孙德宣著
句子和句子分析	张 勃 著
主语和谓语	徐仲华著
宾语和补语	孙玄常著
定语和状语	朱德熙著
复杂谓语	吕冀平著
“把”字句和“被”字句	王 还著
复指和插说	叶南薰著
非主谓句	张中行著
联合词组和联合复句	黎锦熙、刘世儒著
偏正复句	林裕文著
紧缩句	向 若著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	黄伯荣著
句 群	吴为章、田小琳著
汉语语法的特点和应用	张志公著
选 词	李嘉耀著
炼 句	倪宝元著
辞 格	林文金著

目 录

一 绪 论	1
(一) 北京音和方音跟古音的关系	1
(二) 现代汉语主要方言的语音特征	8
(三) 各大方言区人学习北京语音的主要困难	20
(四) 改正方音的基本方法	25
二 声母辨正	29
(一) 清声母和浊声母	29
(二) 鼻音声母n和边音声母l	36
(三) ts ts' s, tɕ tɕ' ɕ和tʂ tʂ' ʂ	38
(四) 擦音清声母x f跟送气塞音清声母p' t' k'	50
(五) 擦音浊声母z	54
三 韵母辨正	56
(一) 韵母的分析	56
(二) 单音韵和复音韵	61
(三) 鼻音韵	84
(四) 从入声韵变来的韵母	109
四 语音对应规律	128
(一) 什么叫做语音对应规律	128
(二) 怎样找出方音跟北京音的语音对应规律	132

附 录.....	136
----------	-----

(一) 中古音声母	136
-----------------	-----

(二) 中古音韵母	137
-----------------	-----

(三) 汉语北京音声韵表	139
--------------------	-----

后 记.....	140
----------	-----

一 绪 论

(一) 北京音和方音跟古音的关系

现代汉语的北京音和各种方音，都是由中古汉语语音发展变化而来的，这可从方块汉字的现代北京音和各种方音跟中古语音系统(切韵音系)的规律性对应关系中明显地看出来。比方，北京音和广州音、梅县音、厦门音、上海音的唇音声母跟中古音的唇音声母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本书注音全都用国际音标)。

例字	中古音	广州音	梅县音	厦门音	上海音	北京音
布	p	p	p	p	p	p
普	b'	p'	p'	p'	p'	p'
蒲	p'	p'	p'	p'	b	p'
步	b'	p	p'	p	b	p
墓	m	m	m	b	m	m
斧	pf	f	p	p	f	f
府	pf	f	f	h	f	f
芳	pf'	f	f	p'h	f	f
防	bv'	f	f	h	b	f

例字 中古音 广州音 梅县音 厦门音 上海音 北京音

房 bv' f f p v f

务 mv m v b v w

在这些唇音声母的对应关系里面，可以明显地看出“布”类字和“普”类字的发声，北京音和其他四种方音跟中古音完全相同。“蒲”类字和“步”类字的发声，上海音跟中古音相同；广州音跟北京音变化相同，平声字多变读 p'，仄声字（包括上、去、入三声）多变读 p；梅县音无论平声、仄声大多变读 p'；厦门音无论平声、仄声大多变读 p。“墓”类字的发声，除厦门音多数变读 b 外，其余都跟中古音发声相同。“斧”和“府”一类字的发声，广州音、上海音和北京音绝大多数都变读 f，只梅县音和厦门音把“斧”读成 p，跟中古音发声相近。但“府”类字梅县音大多数变读 f，厦门音一部分读音变读 h，一部分话音仍读 p，又各不相同了。“防”和“房”一类字的发声，除“防”字上海音读 b 跟中古音近似，“房”字厦门音读 p 跟中古音接近外，广州音、梅县音和北京音大多数都一同变读 f，只“防”类字厦门音读音多变读 h，“房”类字上海音多变读 v，有所不同。“务”类字的发声，只广州音绝大多数跟中古音相近，梅县音和上海音多变读 v，北京音几乎全读 w，但厦门音多数变读 b 又各有出入了。

这些错综复杂的发声变化，简单地归纳起来不外下列三种：

(1) 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变化。例如，

b' 送气、浊双唇塞音 $\begin{cases} \nearrow p' \text{ 送气、清双唇塞音} \\ \searrow p \text{ 不送气、清双唇塞音} \end{cases}$

m 浊、双唇鼻音 $\rightarrow$ b 浊、双唇塞音

(2) 发音部位相近, 发音方法变化, 例如:

pf 不送气、清、双唇塞擦音 $\searrow$
 pf' 送气、清、双唇塞擦音 $\rightarrow$ f 清、唇齿擦音
 bv' 送气、浊、双唇塞擦音 $\nearrow$

mv 浊、双唇鼻塞擦音 $\begin{cases} \nearrow v \text{ 浊、唇齿擦音} \\ \searrow w \text{ 浊、双唇半元音} \end{cases}$

这第二种变化的原因比较复杂, 可能是由于“府”、“芳”、“房”、“务”这四类的字上古音的发音是撮口呼和主要元音(韵腹)是后元音的关系, 因而容易变成中古音 pf pf' bv' mv 等类的唇齿塞擦音和鼻音; 再进一步就变成近代的 f 或 v 一类的唇齿擦音了。

(3) 发音方法相同, 发音部位变化。例如:

f 清唇齿擦音 $\rightarrow$ x 清喉擦音

这第三种变化的原因, 可能是“府”、“芳”一类的字厦门音从 pf pf' 变读为 f 的阶段, 由于厦门人发音习惯没有 f 的关系, 所以不保持 p 和 p' 的中古音发声, 就变读成跟 f 发音方法相同的 h。在现代汉语方言里面跟厦门方音同一系统的海南澄迈方音, 由于澄迈方音发音习惯有 f, 所以“府”和“芳”一类的字就不读 h 而读 f, 而且连“普”类字原来用 p' 发声的也都变成 f。因为 p' 的送气成分, 从发音方法来说, 是擦音, 所以 p' 这个发声, 在古代海南澄迈方音可能是

ph 或 px。

再从韵母方面举例来说，中古音收 *om* 的韵，跟北京音、广州音、梅县音、厦门音和上海音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

例字	中古音	广州音	梅县音	厦门音	上海音	北京音
耽	t ^h om	tam	tam	tam	tɛ	tan
贪	t'om	t'am	t'am	t'am	t'ø	t'an
谭	d'om	t'am	t'am	lam	d'ɛ	t'an
男	nom	nam	nam	lam	nø	nan
婪	lom	lam	lam	lam	le	lan
感	k ^h om	kam	kam	kam	kø	kan
		k ^h om				
坎	k'om	ham	k'am	k'am	k'ɛ	k'an
		h ^h om				
簪	tsom	tsam	tsam	tsam	tsø	tsan
参	ts'om	ts'am	ts'am	ts'am	ts'ø	ts'an
蚕	dz'om	ts'am	ts'am	ts'am	zø	ts'an
糝	som	sam	sam	sam	sɛ	san

在这些中古音收 *om* 的字跟现代五种方音的对应关系里面，不难清楚地看出：除北京音把中古音的 *om* 韵全部变读 *an* 韵，上海音把它分别变读 *ɛ* 和 *ø* 音外，其他三种方音都跟中古音基本相同，只是主要元音由中古的 *o* 变成 *a*，稍有差别而已。上海音的特殊变化，可能是由于这些字的上海古音曾先后分别读 *om* 和 *am* 两类音，再由 *om* 变读鼻化元音 *õ*、由 *am* 变读鼻化元音 *ẽ*；后来就由 *õ* 和 *ẽ* 分别变读成现代上海音

的 $\emptyset$ 和 ϵ 。这是因为中古音的 om 韵主要元音是 o ，所以上海音把它前元音化就变读 am ，高元音化就变读 em ， om 再前元音化就变读 $\emptyset\text{m}$ ，后来 em 和 $\emptyset\text{m}$ 进一步鼻元音化就读 $\bar{\epsilon}$ 和 $\bar{\emptyset}$ ，更进一步口元音化就变读成现代上海音的 ϵ 和 $\emptyset$ 。这种收音变化在闽南方言也有类似的例子，好象，“柑”字，厦门音是 kam ，广东潮州音变 kā ，到了海南澄迈音就变成 ka 了。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中古音入声韵来说明它跟北京音、广州音、梅县音、厦门音和上海音的对应关系：

例字	中古音	广州音	梅县音	厦门音	上海音	北京音
答	tɒp	tɛp	tap	tap	ta?	ta
辣	lat	lat	lat	lat	la?	la
百	pak	pak	pak	pa?	pa?	pai
凿	dzɒk	tsɔk	ts'ɔk	tsak	zo?	tsau

这些在广州音、梅县音和厦门音里面收音的 -p -t -k 的字，就是跟中古音相同的入声韵的字；在上海方音里面就全部变成喉塞音 -? 收音。这个 -? 收音，该是中古音入声韵的字变成现代北京音没有 -p -t -k 收音的过渡音。现代厦门音除有 -p -t -k 收音的入声韵外，也有这么一个喉塞音 -? 收音的入声韵。这是新起的入声韵，为便于说明起见，可以管它叫做“半入声韵”。在厦门音里面，我们可以拿它跟元音收音的阴声韵平、上、去三声相配，好象厦门音的巴 pa ，把 pa ，坝 pa ，百 pa? 。至于以 -p -t -k 收音的入声韵，那就可以分别跟鼻音收音的 -m -n -ŋ 的阳声

韵平、上、去三声相配，好象厦门音耽 tam, 担 tam, 担 tam, 答 tap, 兰 lan, 懒 lan, 烂 lan, 辣 lat, 江 kaŋ, 讲 kaŋ, 降 kaŋ, 角 kak。另外, 还有一些方音是没有 -ʔ 收音的入声, 我们可以管它叫做“新入声调”。在现代海南儋县军话里面, 这种新入声调跟阳声调相配, 好象坡 p'ɔ, 婆 p'ɔ, 颇 p'ɔ, 破 p'ɔ, 泼 p'ɔ。湖南长沙话的入声也属于这一类。可是在现代北京音里面, 入声这一个调类早已消失而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调类里面去了。好象答 ta (汉语拼音 dā), 凿 tsau (汉语拼音 záo), 百 pai (汉语拼音 bǎi), 辣 la (汉语拼音 là)。从此可以看出, 中古音的入声, 从有塞音尾 -p -t -k 来说, 是跟元音收音的阴声韵和鼻音收音的阳声韵鼎足而三的入声韵; 从它的收音短促来说, 它又跟平、上、去三个舒声调类相对立而成促声调类的入声调。后来入声调又因声母清浊不同而分化成为阴入(清入)和阳入(浊入)两个促声调类。从此, 入声调在声调方面除收音短促一个特点外, 本身又有高低不同的区别。好象现代广州音、梅县音和厦门音就都有阴入和阳入的分别, 只是广州音的阴入调值高、阳入调值低, 梅县音和厦门音的阴入调值低、阳入调值高。例如:

调类	例字	广州音	梅县音	厦门音
阴入	福	fuk(高)	fuk(低)	hok(低)
阳入	复	fuk(低)	fuk(高)	hok(高)

在现代北京音里面, 凡阴入一类的字多数是变阴平和阳平, 一部分变去声和上声。凡阳入一类的

字，除m, n, l, z发声的字绝大多数变去声外，其他就多变为阳平，少数变为上声(如“属”shu, 上声)和阳平(如“伐”fa, 阳平)。无论阴入、阳入，在现代北京音里面都以分别变为阳平和去声占多数。

总之，现代北京音和各种方音，无论是从声母、韵母和声调哪一方面来说，它们都跟中古音有着规律性的对应关系，因而各种方言跟北京音的对应规律就绝大多数是可以“触类旁通”的。所以，我们今天从事方音辨正的教学工作，如果有可能多花一点力量弄清楚中古音的语音系统，找到了各种方音的“娘家”，挖到了各种方音的“老根”，那么在方音辨正教学工作上就可以少花许多暗中摸索的冤枉工夫。古人说：“知今而不知古，是谓盲瞽”，意思就是要我们具有“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的历史观点。不然，由于汉语语音历史知识的缺乏，对于方音跟北京音的对应规律的认识就不免“知其然”而难“知其所以然”，不容易把这些感性认识提高到理论上来更科学地指导语言科学实践和教学实践。列宁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不要忘记基本上的历史上的联系，而要对于每一问题都根据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出来，以及它在发展中经过了怎样一些主要阶段的情形去观察，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情形去观察究竟这个现象现在形成了什么。”(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弄清楚了中古音语音系统，那么在各种错综复杂的方音变化里面就不难看出哪些是

保留了古音的痕迹，哪些是发展中的新的特点。

总之，弄清楚了北京音和方音跟古音的内部联系，可以帮助我们找出方音跟北京音的对应规律，这对于开展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文字改革以及汉语教学工作都是重要的科学基础。

(二) 现代汉语主要方言的语音特征

现代汉语各种方言是从古代汉语各种方言发展而来的，它们都是汉语的分支，在语法结构方面基本相同，在基本词汇方面有些差别，不过差别不是太大。但是各个方言地区由于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割据，政治分裂，经济分散，交通闭塞和文化不发达的影响，形成了严重的语音分歧。这些严重分歧的方音，有的保存了不少古代语音的痕迹，有的发展出来了很多近代语音的特点。好象北京音 $aŋ$ 韵的字和 $tɕ$ $tɕ'$ $ɕ$ 三个声母的字，跟古代语音 $aŋ$ 和 $tɕ$ $tɕ'$ $ɕ$ 三个声母是相同的，而在南方各种方音都多数变读 $aŋ$ 韵和 $tɕ$ $tɕ'$ s 三个声母。北京音的舌尖元音和儿化韵是新起的韵，而这类音在广州方音里面仍旧保持近古语音 i 韵的读法。上海音和湖南湘乡音的 b d g 跟中古音的 b' d' g' 三个声母发声非常相近，而北京音和广州音平声多变读 p' t' k' ，仄声多变读 p t k ；至于梅县音和江西南昌音，就不论平声仄声都变读 p' t' k' 。从此可以看出方音跟方音之间的关系就在于它们一致中的差别和差别中的一致。现在就笔

者所知，把七种主要方言的语音特征简单说明如下：

1 北方话

北方话是现代汉语的主流。由于历代政治文化的中心都是在北方，所以北方话逐渐建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地区广大，人口众多，大体说来语音比较一致，不大影响彼此的交际。但方音的差别还是有的，一般可以分为：

甲 北方方言，指华北一带（包括北京）的方言。其中河北、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保存尖团音的分别，好象尖音的“挤”(tɕi)， “妻”(tɕ'i)， “西”(ɕi)跟团音的“基”(tɕi)， “欺”(tɕ'i)， “希”(ɕi)不同。山东和东北部分地区没有z，只有j，好象“人”跟“寅”相同都读成jin。胶东部分地区和旅顺大连一带舌面塞擦音和擦音的“将”(tɕiaŋ)、 “秋”(tɕ'iu)、 “小”(ɕiau)跟舌根塞音和擦音“姜”(kiaŋ)、 “丘”(k'iu) “晓”(xiau)不同。各地零声母跟n或ŋ互换，好象把“安”(an)读成nan或ŋan。天津方音tɕ tɕ' ɕ有部分跟ts ts' s相混同的现象。河南、山东有ye和yo的区别，好象“缺”(tɕ'ye)跟“确”(tɕ'yo)不同。

乙 西北方言的方言特点是鼻音声母带有浊塞音成分，好象兴县的“蛾”读成ŋgə， “魔”读成mbə，文水的“耐”读成ndai。鼻韵尾多消失，鼻化元音特别丰富，好象兰州的“门”读mā， “存”读ts'uā。尖团音有的地方区分，有的地方混合，好象“馨”和“星”，西安同读ɕiŋ，三水(彬县)分别读ɕiŋ和siŋ。山西部分地区保存入声。